毛詩序說

毛詩序說題辭

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塵庋閣矣。朱子未改古序之先。譏古序爲鑿。既改古序之後。人疑朱傳爲備。然譏古序而不求所以是。疑朱傳而不辨所以非。人誰適從。天下義理。豈

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若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爲毛詩序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云。善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

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為精核。詩含蓄溫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為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守功令何敢自異。偶閱古序。覺食芹

美。人各有心。問之同學。可則與衆公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它。

天啓五年七月初三日鄱敬識

毛詩序說目錄

國風

三頌

卷之八

目錄終

山草堂集第五　　　　　　　　內編

毛詩序說卷之一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姪千里

門人彭大翮仝校

國風

說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易巽爲風爲入巽者順也巽言易入故首以命詩國風風周列國詩也古之王者采

詩以觀民風故家邦之詩曰風風之爲體飄
姚和動雅之爲體詳允端愨頌之爲體湛靜
莊嚴若夫關雎麟趾之類則風雅頌之義備
矣雅頌未有無風而能動人者故六義首風
然僅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聖人所删訂者
止此耳以十五國槩方內風俗大畧可覩矣

周南

說曰周岐豐也周家王業始造之地故以首
風文王以聖德治岐豐化行梁荊梁荊在岐

豐之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閒也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畿內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也然古序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化始宮幃言后妃皆文王也如言四時百物卽天也朱子執此短序非也

古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公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說曰凡詩序首句舉三百本事鄭玄所謂逐

篇之小序也謂爲子夏與毛公合作非也或是當世掌故之舊目或是夫子刪正之舊文以下申首句未盡之義則爲毛公作是也乃其所以爲毛氏之學也今加毛公曰三字別之玄又謂關雎序自風風風教也以下爲三百篇大序子夏作亦非也毛公序說多游演旁通而關雎首三百故於此總論全經大旨末仍歸關雎本屬一篇而朱子割取詩者志之所之以下至詩之至也別爲大序今依古本

合之皆毛公作也各篇古序惟首一句耳此篇云后妃之德者何也女德無極不妬為本妬生于淫淫妬則衆惡皆歸關雎好逑言其不妬也荇菜思服言其內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有二十人祭統云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薦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恒情女入宮見妬惟賢妃能寤寐求賢憂宗廟之人中饋

關事君寵偏暱而亂嗣不廢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也然周南本文王之詩而文王之妃則大姒也古序不言大姒言后妃何也曰二南之作凡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脩身齊家之法也以文王風之非專爲美文王大姒作也其曰后妃之德者言凡爲王后妃者皆當如是也故鵲巢亦曰夫人之德言凡爲君夫人者皆當如是也大抵二南

作于王業成後、揚祖德、訓後嗣、而朱子謂此
篇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大姒作、尤非也、果
爾宮人好德、與后妃何預、三百篇好德之詩
不少、樂不淫、哀不傷、何獨一關雎也、關雎化
行、文王三分有二矣、不應大姒初嫁來、便有
關雎也、其詠雎鳩、何也、六義所謂比也、雎鳩
鳥名、卽布穀也、狀似鷹、月令仲春、鷹化爲鳩
季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二月化鳩、五月化
鷹、列禦寇云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久復化

爲鷄其目雎然故名雎鳩其鳴勸耕故名布穀布穀鳴農務興天子耕籍以供粢盛王后蠶繅以爲衣服禮仲春王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率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獻于王勸籍凡宗廟祭祀男女昏姻皆于仲春故以雎鳩比然鳥類多矣獨取雎鳩何也鳩之言聚也鳥惟鳩多族而雎鳩乘陽氣變化與他鳩異故以爲王后妃之比在河洲何也幽鳥不集廛市古國有公桑蠶室擇近水地爲之

上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
于川二南皆作于周公制禮之時中都既建
大河當其北即公桑之北郊蠶室也雎鳩鳴
春冰泮河水方生德莫平于水量莫廣于河
河洲平曠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
地不妬之比也次言荇菜何也荇蘋藻之屬
宗廟之禮有釋菜有豆菹有和羹皆用菜荇
水草明潔可薦春秋傳云蘋蘩薀藻之菜可
羞于鬼神祭則后妃薦豆故以荇菜比也謂

之比何也詩言微婉託物爲比陳辭爲賦感動爲興三義合而成詩朱子斷以某詩爲賦某詩爲興某詩爲比非也詩有無比者未有無賦與興者比不離興興比不離賦古註未達而朱子以興爲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與比何別乎子云詩可以興豈謂其可以先言他物乎舛誤難通○詩通關雎二南思過半矣本詠后妃之德而渾然不露託雎鳩荇菜爲比内官蠶繅粢盛籩豆祭祀禮樂無所

不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孝誠敬之思悠然可想衽席易溺而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淫不妬尤爲女德之先風教之本也夫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以此朱子謂爲宮人哀樂於后妃何預乎然亦不自后妃始也惟王者有十夢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惟王者有卑服康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觀后妃而王道始基矣此夫子定二南之意也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說曰朱子改爲后妃治葛既成而自賦其事非也蓋關雎母儀之事也葛覃處女之事也未嫁爲賢女則既嫁爲賢婦故葛覃爲之本大明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女少曰妹此章所謂俔天之妹者也關雎兼言蠶事此章專言績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

常服恆居無羅紈不厭布縷嫁時無靡麗不
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紝縫洗不辭親執言語
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儉之
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矣有女如此以爲
婦可以事舅姑以爲后可以母天下序說是
也朱子因無贊美之辭遂謂爲后妃自作失
二南皆先王所以垂訓爲齊家治國之道非
爲贊美作也有贊謂之美無贊謂之自作朱
子說詩大都如此○詩與傳記異事不必據

語不必詳而情景躍然風人之致也葛覃僅七十餘字而賢女勤儉之節孝敬之心宛然可想朱子以爲文王后妃自叙詩二南成時大姒老且薨矣所稱中谷刈濩黃鳥灌木聞聲見色一一覈實豈非高叟之爲詩歟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說曰婦人以縫衣裳冪酒漿爲事葛覃衣裳

也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可爲麴蘖因酒漿念及使臣故有進賢之志策馬登陟皆使臣之事也后妃而思酌使臣酒何也禮王者獻賓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所以相王于中壼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出也志在箴規義取卷耳以諷其聽也陳風東門之枌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則莫如卷耳之歌矣小雅間關曰展

彼碩女。今德來教。若卷耳者。可謂德教矣。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也。朱子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以婦人思君子。爲貞靜專一之至。非也。婦人不念其夫。而誰念乎。婦人念其夫者多矣。孰能爲卷耳者乎。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飲酒消憂。幾乎蕩矣。縱謂託詠。亦何以異于鄭衛之聲乎。或者謂婦人勿預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胥宇之太姜。非乎。婦稱內助。不比之助。而

安所取助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效箴故謂之志云爾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〇關雎備厚載之德葛覃修內政之本卷耳懷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君子者至矣詩人託興微婉懿範徽音千古如在正使大姒自道不能有加而朱子據篇內我字遂以爲大姒自敘固矣

古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說曰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改爲衆妾稱願而作非也其言南有樛木何也南方陽明故詩美多比南北方幽暗詩刺多比北木垂枝曰樛樛木下接葛藟上附象后妃逮下衆妾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朱子謂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言他物也其所詠之事安在他篇可以類推○關雎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皆言后妃之賢也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所生漸被國人致

興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毛公曰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說曰此亦詩人詠歌之辭朱子以爲即衆妾自作非也其以螽斯比何也螽斯蚍蝑生子最多凡血氣之類不和則不能羣羣處則蕃息善羣莫如螽斯后妃慈和以羣衆妾而多子故以螽斯比然辭意隱約于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于后妃詠其子孫多不

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但指螽斯贊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然以螽斯比即是以螽斯興借物爲比感物爲興義雖有二其致則一○誦螽斯而頌妃之德徵于所生矣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承也

古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毛公曰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說曰后妃不妬忌之德刑于下國凡男女之

有室家者、皆有樛木螽斯之風、故曰后妃所致、桃多子、其花有色、家園常植、故以比婦女、先王令民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即時物爲比也、○誦桃夭而知后妃之化、徵于國矣、雖庶民之家、未有閨範不淑、而能齊其家者、然風教則自上始也、此亦詠歌之辭、朱子以爲詩人因所見起興、則是桃花開時、見嫁女者、而作此詩、以賞其女之賢也、説詩如此、何異高叟、

古存曰兎罝后妃之化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說曰邦國多士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治故當其寤寐淑女友樂不忘賢賢易色之風始于閨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兎之輩皆懷才抱德足以待明王寤寐之求所謂存神過化遷善不知王民之皡皡也而皆自齊家始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惟薄不修而

能化家邦者未之有也故曰后妃之化明王
教之所始也○誦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
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下能
修之上能知之四友十亂所以奕世用之不
盡者皆關雎之助也後王艷妻煽處羣小蔽
賢周宗以滅聖人刪詩首二南有以夫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毛公曰和平則婦人
樂有子矣
說曰葛覃詠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女

衆曰美國語云女三爲粲粲者美之物美者吉善之名后妃不妬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繼螽斯室家雖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其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實宜妊婦人所需也閭閻安樂男服事乎罝羅女服事乎蓄聚室家無伉儷之憂而皆以生子爲願詩人託詠芣苢見王民皞皞而古序惟以一美字括之極精約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責實而太平景象宛然詩可以興其斯之類朱註必

以爲采芣苢之婦人自作拘泥淺率甚矣○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終篇變換纔六字一唱三歎恍然如見庶女于原野閒閒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于言也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說曰前篇自關雎以下古序皆因首句爲目

此篇宜目爲南有喬木摘詩中語。宜目爲江漢。而云漢廣者。取詩中廣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斷取。如曹風匪風大雅嘉樂之序。皆然。故毛公即廣字義釋之。始自宮壼遠及江漢。可不謂廣與。朱子詆其謬。非也。此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官之職。統諸王者焉。〇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王。受封先諸姬。是爲聖教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時。國風不列楚。即二南可以觀矣。夫子

師文王刪詩錄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之間者數年意在楚耳昭王之不振天也儒者論春秋夷楚何居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說曰朱子謂文王三分天下有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作此詩勞之註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或然而亦不必然逆

詩多託興非必皆其人自作或曰若是則何以為風曰因是事為是詩以鼓舞是人故謂之風近世學士傳貞女節婦亦曰以俟採風豈盡貞女節婦自作邪世儒言風輒稱里巷之歌拘也此篇首二章勞苦饑困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勸以義見其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即其閨家可知故曰文王之化也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毛公曰關雎之化

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說曰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編詩者取德修瑞應之事于王道之成也道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同靈阜至之世無異故毛公曰如麟趾之時也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兔罝野人苯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威儀容止振振有端

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以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妃以趾比公子於義牽强按周南十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而及家庭編次亦乖矣序說不可改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飛揚跋扈蛇冠而虎翼由來漸矣此詠公子之賢歸于振振命之曰麟稱其趾其定其角肅然端莊謹厚令儀令色瞻之在前辭約而

旨遠妙于形容矣

召南

說曰召南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非召詩皆王教也周南岐豐首善王者之風也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也召南無周詩專言化之及遠也周南醇懿粹美覺守內雍熙召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達于邦國也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說曰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是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

諸侯教國先教家召南首夫人之德亦猶周南首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歟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果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教之皆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能正心脩身以齊家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若是則紂時有兩文王兩大姒也何必然哉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專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居而有之意以大姒當之而亦不專指大姒見詩人所以

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者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而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又何也文王爲天子教天下則后妃之德關雎也文王爲諸侯教國人則夫人之德鵲巢也蓋教于王畿必始關雎教于列國必始鵲巢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巢木杪最高大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焉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焉户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焉鳩鳲鳩一

名鸜鵒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王者開創、諸侯襲享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也、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專成、

毀巢之道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公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說曰朱子改爲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家人叙其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前鵲巢夫人不必定求其人而其詩則皆文王所以脩身齊家教南國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冕而親迎以重宗廟也故修籩豆奉祭祀君夫人之職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親操之勤有齊莊

之容然後可若采蘩夫人斯可矣惟文王大姒足以當之苟南國諸侯夫人有若此者亦大姒之教文王之化然而非必實有此夫人也朱子謂美其君夫人而作固矣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毛傳謂大夫妻初嫁來能以禮自防是也稱妻者自嫁後既覯君子而言草蟲阜螽皆螽斯之屬性善羣故以爲比

蕨一名鼈脚可以茹薇細豆藿可以和羹皆中饋之需草蟲躍蕨薇生仲春之會也蕨之言別也女子遠父母之比薇之言微也女子寡小自謙之比所以知爲大夫妻者據編詩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卽君夫人之職此章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卽大夫妻之職女子嫁父母命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新婦入門良人未習私懷憂慮不以新昏爲喜以失禮爲憂一則曰憂心忡忡再則曰憂

心惙惙三則曰我心傷悲未見君子憂不釋既見不覯憂猶不釋必其既見既覯憂心乃平如此自防可謂知禮矣然詩非必此新婦自作也詩人詠王化之所從來見文王所以教南國莫非以禮齊家之事也〇按是詩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為守禮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為鍾情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故序確而正

古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毛公曰能循

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說曰序于諸侯妻奉祭言不失職于大夫妻奉祭言能循法度何也君修法度臣奉法度者也故君不祭為失職臣不祭為廢法度凡祭備物行禮主婦職中饋薦豆搴取烹芼器皿奠獻莫不各有法度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為大夫其廟為宗室非宗子而為大夫其廟亦建于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行禮此皆所謂法度也詩詠季女大夫妻也主

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箋因季女之文。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于宗室三月告成于祖之祭。然序既言妻非未嫁之女、女未嫁而出采蘋藻、非法度也。未嫁而親主祭于宗室。尤非法度也。箋附會詩辭、與序不合、而朱子遂改爲南國大夫妻被文王之化、家人敘事美之、尤拘也、所謂大夫妻者、言凡爲大夫妻當如是。言妻而大夫可知也、亦猶諸侯妻之有采蘩云爾、

古序曰甘棠美召伯也毛公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說曰甘棠常棣也其實味甘故曰棠仁人之澤似之故以爲比召公爲西伯之大夫敷教南國嘗舍止棠下後人思之託樹以致遺愛焉棠棃屬棃之言離也去思之比夫召伯之教本皆文王之教也人服召伯之教愛召伯而不知其教之所自來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也思召伯而文王可知也按召公

當文王之時，未稱伯，亦足以徵二南之詩，不作于文王之世，明矣○是詩語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千古去思此爲絕唱。

古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毛公曰，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說曰，霜化爲露，仲春之會也，女子幽貞爲彊暴所搆，辱在泥塗，自視不勝沾濡，故以厭浥行露爲比，雀鼠比小人，角牙比爭辯，雀有角，

鼠有牙比訟者之無情皆詩人賦貞女之辭也貞女守禮而男子强求之故訟守禮者文王之教訟則紂之餘風也朱子改爲貞女自述已志豈以聖人使民無訟而序言聽訟爲非邪虞芮質成亦訟也羑里之獄文王身不得免焉孔子無訟之說爲不知本者言耳非謂聖人有訟弗聽也唐虞之際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及其爲天子也臯陶爲士夫非爲聽訟歟誦此詩者想見貞淑之氣如疾

風勁草挺然孤秀女之有壯節者非徒婉嫕柔質而已而召伯聽斷明允使幽貞之情得伸雪于濁世文王之教遠矣哉詩人亦可謂善于占誦矣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說曰羔羊言鵲巢之功猶兔罝言后妃之化也宫幃有專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儉故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

羔裘者大夫之法服也羊柔順能羣逆牽則不進故以比正直裁皮為裘方幅整齊有正直之象縫之以絲羔小裘美用皮多紽之以絲亦多羊大皮少絲止用五其色又素故曰節儉其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也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說曰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可知也其託詠殷靁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殷靁聲比殷商也南國至朝歌千有餘里而紂虐遠及故曰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儆之以思也莫敢或遑勉之以勤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親愛而不忘公義有婦如此豈非鵲巢之流亞歟然詩亦不必

其婦自作也朱子改爲婦人思夫則降而爲
變風亦可矣何貴爲二南乎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毛公曰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說曰朱子改爲女子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
及時而有强暴之汙非也蓋以詩辭嫌于女
求男周旋其說云爾愚謂男女居室人情耳
葛覃之告歸非后妃自告邪商紂之季王室
如燬男女失時文王化行閭閻安樂故女子

感時思歸猶豳風采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皡皡之象也王道本乎人情摽梅人情之至顧其詩非必卽出于其女之口而當世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雖切而不苟且遷就往必待求求必以時容非文王之教邪其託詠于摽梅何也梅之言媒也孟春梅始華華落則實實漸多則華漸少而仲春至正婚姻之期矣然託詠不於男而於女何也詠於女子而後見性情之至也二南之化皆自中閨

始耳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毛公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說曰小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朱子謂能不妬忌以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衆妾美之而作則拘矣詩人歌此謂凡爲君夫人者皆當如是也蓋妬忌女惡之大者不妬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亦惟

思窈窕無傷善之心而已君夫人而使衆妾皆得進御安其分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風焉其以小星比何也不敢自同于大明也猶諺云衆星不敵一月之意衆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于東晨出則星見于西即往來所見爲比然亦非必其進御之妾所自作也

古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毛公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

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說曰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夫人與媵各有姪有娣爲九夫人進御君所則媵從嫡初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勞使之而媵亦無怨嫡感而自悔故詩人作此以美媵見媵之賢而嫡之所以能悔者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汜比何也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大物大則小者從媵從嫡亦猶是也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然何

以知其不爲美嫡也曰詩代爲媵言則爲美媵矣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也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爲賢女而朱子改爲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後嫡悔而迎之媵作此詩非也蓋惑于箋獨習不行之語夫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也非謂在母家不同嫁也如待年不行豈得[illegible]嫡亦何從而勞使之乎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毛公曰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說曰朱子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彊暴所汚詩人因所見以美之近似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紂時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恥也知恥則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序言及此非經聖裁未

易荀作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辭也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尨吠則雖狗彘亦惡之矣如朱說因所見則是詩人適野見死麕死鹿士包茅以遺女女罵于室犬吠于門而賦此詩也何以異于說夢乎凡朱子言詩類此宜其以古序爲鑿空也

古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illegible]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說曰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子皆王教所漸也王姬雖嫁于諸侯而其儀衛較諸侯尤貴能不以貴驕其車馬僕從謙恭柔順所以可美朱子謂爲武王以後詩是也疑平王爲東遷之宜曰齊侯爲齊襄公諸兒非也二南皆追誦文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云者如書大誥稱武王爲寧王酒誥稱爲成王商頌稱契爲玄王易云康侯周禮云寧侯皆非定謚也平正也齊一也如均

平蕩平齊聖狥齊云爾皆美其祖父之德見男女家教有本即文王之孫下嫁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詩則當入王風宜曰諸兒其名字何足以辱簡策而廁諸二南之間乎其以唐棣比何也唐棣之華并帶攢簇有類聚親睦之象焉故以比兄弟昏姻而桃李多子釣絲相連故以比男女也

古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毛公曰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

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說曰周南終麟趾而國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貞靜者其發生必盛化始宮幃近乎遠應非倖致也朱註以爲文王之化則是以爲美南國諸侯非也蓋召南雖諸侯之詩非必諸侯能爲召南也言文王所以教南國者仁及鳥獸草木功贊化育非聖人不能而于召南言之者所以終之也南方卑

濕多生蘆葦野獸成羣故以爲比非謂鵲巢獨能致騶虞關雎獨能致麟趾也以麟應雎以騶應鵲比類屬辭云爾非專主鳥獸也毛云仁如騶虞則是眞以騶虞爲獸而配麟後儒因謂騶虞白虎黑文或謂騶虞尾長于軀引漢武帝獲異獸騶牙爲徵蓋因虞叶作牙而附會之不足信也騶虞本二官名月令田獵命僕及七騶春秋傳晉悼公使陳鄭爲御六騶屬馬蓋騶者乘御掌馬之官書舜命益

作虞周禮有山澤之虞掌禽獸之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五豕而殺一其仁也如此故歎美之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卽君之仁也○誦騶虞而王者仁贊化育矣始于閨門施于朝廷邦國達于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物咸亨脩齊之效蔑以復加已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王道以誠意爲本誠意以刑家爲先夫

婦至暱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故君子慎獨勿欺必自此始于此眞能如見賓如承祭無惰行無逸志然後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孚豚魚之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大姒之助故其存神過化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脩身齊家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修業內有賢配則事半

功倍。苟不幸而帷薄不淑，則肺腑受病，非若藩籬垣墻可委而棄之也。其事瑣于米鹽，其幾密于嚬笑，耳目心志錮閉其中而無適可離，故必刻勵衾影以求底于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于妻子而能行于疎遠者矣。面牆而立，豈不誠然？或曰二南之詩皆里巷之謠也，曰此高叟之說也。蓋周有天下之後，追思當時流風善政，歌詠潤色，以詒式穀，此皆周公之制作也，孔子删定于周衰之

季以示來許若使在文王之時而民謠有此則將焉用周公孔子爲也學者誦二南不必按事求徵但據古序以繹作者之志脩身齊家治國規模具在明辟王以之洪化理而士君子以之資進脩洋洋美德哉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周公曰文王我師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之謂也

毛詩序說卷之一終

毛詩序說卷之二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邶

說曰、邶鄘衛、皆商畿內之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即古朝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邶鄘不詳所封、衛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于衛、各因其地所得

之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衞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侈而殷墟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于前衞滅于後所以明戒也

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毛公曰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非也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也以辭害志故似婦人

語其實非也舟以比濟世柏木芳香後凋以
比君子柏舟泛流比仁人不遇也
古序曰綠衣衞莊姜傷已也毛公曰妾上僭夫
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說曰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
作此詩其以綠衣比何也婦人衣夫者也夫
人位中宮黃者中央之正色雜之以青則爲
綠青木氣也克土以比中宮之見逼于旁孽
也衣爲上裳爲下表爲貴裏爲賤比嫡妾失

所也此詩莊姜自作故序云傷已與載馳竹竿之類凡婦人自作者序自分曉朱子于他詩一槩謂爲自作非也○正風雅後爲閨怨者多矣綠衣之怨婉喻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情渾厚端莊不激不怒所謂可以怨者邪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

說曰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

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燕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聚散。燕雀依人。爲孚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之於戴嬀以子相依。子亡而相失。故以爲比。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末亡人之志。宥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

古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亂莊公卒矣夫人傷國難之不定非不見答也呼日月者詩之情境以比夫婦非專爲告訴日月也

古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說曰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莊姜爲州吁作也朱子改爲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耳必無恚忿過當

之辭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婦怨夫
則傷于怒矣毛說是也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
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
無禮也
說曰擊鼓踴躍輕佻之狀凡輕佻者無謀易
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爲戲州吁所以
亡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爲無義則所失多
矣

古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毛公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

說曰朱子改為七子自作非也凡詩人美刺代為其人之言非必出其人之口然則何以謂之道性情曰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可興可觀即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觀其人性情之謂也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不忍斥其母之不善故若

爲幾諫也者以達孝子和氣之衷凱風以比和氣棘小叢叢生以比七子也爲孝子言則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爲詩人言則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心花蘂也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之比也棘性晚發夏始生心東風吹桃李則男女及時炎風至摽梅落而棘始生心非桃天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勞凱風之吹善諷諭也

棘雖非大材叢生可為籬中赤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于雖無用足供薪水豈其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應節又為審時之比也

古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說曰朱子改為婦人以夫從役于外思念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宣公意不主閨怨

也後世詩多擬閨怨者何必盡婦人自作邪

篇名雄雉猶齊風之雄狐也雄雉善雊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泄泄其羽狎雌之狀也雉之言恥也若以爲婦人思夫意象不類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公與夫人并爲淫亂

說曰朱子謂是詩未見其爲刺宣公夫人然亦何知其不爲刺宣公夫人也序有所受之以匏比者匏剖爲瓢有配合之義昏禮合巹

用匏。故以比男女之合。匏未剖可佩以渡水。匏之渡水。潛行者用之。非利涉之正禮也。故以比男女之私。匏尚有葉。無作合之具。水深。比防閑之嚴。雉雊善淫。鴈飛有序。匏以行險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

古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毛公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說曰。谷風。東風也。東為君方。君子之德。風也。

習習不斷也谷之言俗也俗成于習谷風習而成陰雨君德習而成民俗故以爲比朱子謂詩中不見化其上之意改爲棄婦自作非也風人美刺鮮有直陳者設以身處其人之地代爲其人之言心曲隱微皆肖其人所以爲妙于性情而可風也若謂棄婦自作微婉之致全失之矣

古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說曰朱子疑詩中無黎侯字以爲鑿空愚謂

有黎侯字。不成詩矣。

古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毛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說曰。朱子謂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為責衛伯。非也。蓋衛之先。不救伯也。武王封康叔誥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衛為伯之始也。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難來告。正望其脩先

莘也故曰與曰同皆連率之事以旄丘葛比者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截者也葛亦不斷之物俗稱狐疑爲葛藤毛遂云從之利害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卽此意也朱傳謂久寓于衛時物變而登丘見葛以起興豈其然豈其然○旄丘之怨從容不迫雖當流離之秋缺望之至而其言委蛇有序篇終乃曰褎如充耳諷刺微婉氣象從容詩所以爲性情之道而善于言也

古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毛公曰衞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賢者自作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也夫輕世肆志豈風人之度譽而自嘲則詼諧耳六經無此體求其人而不得遂以爲賢者自作又疑碩人美人爲自誇遂以美人爲君以碩人爲自譽自嘲其實非也序云刺不用賢蓋當時實有賢人不見用仕爲伶官者詩人

刺其不用賢者。則衛君之咎也、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毛公曰。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古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毛公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說曰。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其志。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非也。夫出自北門如涉彼北山出其東門之類、北門背陽以比昏主、凡刺多比北美多比南、以爲實然則固矣。詩人託爲仕

者之怨以刺時耳非必仕者自言也

古序曰北風刺虐也毛公曰衛國并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說曰朱子謂衛以淫亂亡國未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君誰不威虐即州吁弑君宣公殺子孰有如其威虐者而謂未聞非也

古序曰靜女刺時也毛公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說曰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內多

醜行。詩人不欲直斥。因借淫者期會贈貽而諷之以正賢賢易色之意也靜女謂貞靜之女首章刺其君壞防故以城隅比城四隅有敵臺最高峻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城者內外之閑禮義之比也國君以禮厚防誰敢踰之所以爲搔首踟躕也二章刺其夫人無耻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小雅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以樂古人有彤管也三章詩

人自比猶鄭風之言縞衣綦巾也郊外曰牧茅秀曰荑賤而潔白比編氓之婦守禮人皆美之況爲上者乎諷刺微婉緼藉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朱子改爲淫奔之詩意索然矣

古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毛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古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毛公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說曰誦衛風至新臺二子天理民彝斬然盡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亡其禍皆始于幃薄之間詩首二南繼之以邶法戒豈不章明哉

鄘

古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毛公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說曰共姜未嫁而共伯先死矣男子冠而後娶女子笄而後嫁詩稱兩髦則共伯尚未冠

而共姜尚未笄也髦毛同髮也散之曰髮結之曰髦古者幼學稱髦士即今垂髫也兩髦丱也分髮作雙髻曰丱俗云丫髻童子之飾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曰蚤死父母共姜之父母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蓋女子旣嫁夫死守節常禮也未嫁而誓死人情所難故鄘風首錄之漢儒解兩髦爲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按禮言髦多矣其皆翦髮夾囟者邪禮經具

在未聞于事父母而翦髮者也詩獨言母者
女子之嫁母命之也
古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毛公曰君子頑
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說曰君子頑宣公之長庶伯昭伯之兄也宣
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于朔母宣姜故
詩人以牆茨爲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內覆
之以茨揜蓋之比也惡之深而思爲揜蓋忠
厚之至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毛公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說曰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也姜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玼之言鮮也猶新臺有泚之泚汗顏也三章云瑳兮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猶竹竿巧笑之瑳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

舊序曰桑中刺奔也毛公曰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說曰朱子改爲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事本幽曖而踪跡昭彰所謂如見肺肝也沬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也周公作酒誥稱妹邦又稱妹土變沬言妹者妹少女也淫昏之名易歸妹天地

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也唐兔絲也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言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秋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藂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麥言賤也皆微辭所以爲刺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毛公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說曰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毛公曰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說曰此詩朱子以爲刺序以爲止奔女子有

行不知命皆止之辭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說曰刺羣臣無禮而託詠于相鼠何也喻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貪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俟者亦惟鼠故以爲戒相鼠相視死鼠也或云相鼠拱鼠也關尹子云聖人師拱鼠而制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于

頸上跳舞善鳴韓愈詩有云禮鼠拱而立即此鼠也二說未知孰是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說曰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自中衰國運萎矣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脩省以志于善是以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惟無好善人之患書所以貴一个臣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

此大夫始也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亟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占頌也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毛公曰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謂許穆夫人將歸衛而許大夫

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蓋據首章爲實事非也若使夫人果嘗行許大夫果跋涉來追則詩中登山采䖟行野踏麥皆實事矣豈比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所謂跋涉之大夫也據禮託言非眞有旣行追還之事蓋衛之亡也許以昏姻力不能救亦當爲之請于大國而許人坐視無一介之遣夫人所以憂也三章言采䖟貝母也爲女

于遠父母之喻。四章言麥麥宿于外。爲女子適他邦之喻。諷許君而但斥大夫與國人。云不如我所之。隱然恨許國衆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士氣。故序曰許穆夫人作。貴之也。

衛

古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毛公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說曰。綠竹。菉草也。禮記大學引此詩作菉竹。

小雅云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漢志武帝塞瓠子下淇園之竹為楗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產于南土禹貢竹材矢笴取諸荊揚北地高燥故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土產也凡傳註訛久即眞多此類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爲衛物恐未然也

古序曰考槃刺莊公也毛公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說曰此詩但道賢者嚴居岑寂而莊公不能用賢之失自見朱子改爲美賢者隱處澗谷非也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寐獨寤獨言寂寞無與語是誰之咎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毛公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說曰此詩本爲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秖就恒情易曉者開譬而莊姜之賢不足爲昏主道也意婉而辭厚所以善于諷刺首章自齊來嫁三章乃抵衛褧衣即景衣士昏禮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鄭之丰亦曰衣錦褧衣裳予與行是也

古序曰氓刺時也毛公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風人美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者惟二雅端慤有之若民閒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寬如必直斥某人某事善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達于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無一語譏詆但代棄婦自言而風旨棱

然才覺此詩之爲刺者無羞惡之心者也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泆也今以爲棄婦自作豈肯詳道其醜如此即使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氓蚩貿絲覺悟之辭也無知曰氓蚩蚩無知貌男本狡猾貌爲忠實以欺婦人耳昏姻之道男下於女布絲皆女功布賤絲貴以絲易布女子自賤之比也三四章言桑者喪也失節之兆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覺男子之狡耳此婦人先合後奔終乃見棄

者也

古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公曰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說曰朱子謂是詩未見不答之意遂改爲思歸寧不得而作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其夫其情良苦然其言紓緩不激不露但末繫一憂字而所憂之事室家相違之情皆寓于此釣用絲比夫婦相屬也身在他國遠思

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維繫也衆源淇水本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雜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盈涸者異檜松之木與早彫者異比人不如物也其義微婉三復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其爲不見答乎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毛公曰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說曰按春秋傳云惠公之卽位也少芄蘭草

柰以比童稚禮國君年十二以上治事成人與庶人童子異然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夫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

古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宋襄公爲世子時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

南至戴公避狄難渡河文公營楚丘則衛宋皆在河南而襄公始爲諸侯耳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言外詩之婉而不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言而後信何與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毛公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

必婦人自作也首章以邦桀執殳其刺曉然

古序曰有狐刺時也毛公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說曰朱子改爲寡婦見鰥夫欲嫁之而作眞以此詩爲二人偶語非也當世或有所指亦不必遂爲寡婦自作也未有心欲嫁其人而又譬之以爲狐者狐妖物也以爲比明是刺語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說曰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秉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

往來之禮溝瀆猶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齊齊桓身死而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所謂好成古人之惡者也儻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

王

說曰王王城也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定九鼎以時朝會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弑幽王西

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于列國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殷墟也紂亡于前幽厲踵于後故以東周繼衛

古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毛公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古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公曰君子行役

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說曰朱子改爲行役大夫之室家思念而作非也詩稱畜產卽匪兕匪虎之意刺王不以人道使人也思夫而詠及牛羊雞棲自是尋常耕牧之家不似大夫妻若泥君子之稱僚友相呼亦然豈獨婦人得稱其夫乎此詩人託諷非必婦人自作也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曰此詩猶衛風之簡兮士不得大用幷求爲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溷跡優人且陽陽自以爲樂豈非世亂時艱居高位者爲難免乎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頹可知已王者詔爵祿馭富貴士生王國戹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朱子改爲婦人美其夫則辭旨淺陋甚矣又謂卽前篇君子之婦尤爲迂闊王國行役未必止前篇君子而婦人思夫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何據而知此兩篇幷出

一手也。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毛公曰。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說曰。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制命者也。未有徹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弒幽王。滅宗周。窮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王反遣畿內民爲之戍。懷立已之恩。而忘殺父之讐。天理民彝泯滅矣。詩人不忍直斥。但託揚之

水以刺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既不能令六百里之甸卒無人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老稚亦不足矣力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輕視爲揚之水哉夫子删詩存此篇删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託始平王垂戒遠矣蘄辛也楚愁

也蒲逋也民辛苦愁思逋逃故以為比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說曰朱子改為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辭曰有女仳離安在其為婦人自作也中谷蓷蓷中也蓷之言推也推而納之溝中寓言夫棄婦也蓷草耐旱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充裕也益母寓言富歲多賴今歲凶多暴

也。

古序曰。兎爰閔周也。毛公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說曰。鄭莊公爲桓王卿士。王奪之政。鄭伯不朝。王伐之。鄭伯敗王師。射王中肩。天下遂以輕周。故詩人閔之。宋子以爲君子泛然憂亂而作。非也。兎走雉飛。上下之比。走者自得。飛者被羅。比王師敗績于鄭也。兎言毒也。雉言癡也。鄭伯。寤生也。反復詠歎。我生寐而無寤。

寓鄭伯倡亂五霸作而王綱墜詩人之志與春秋之義同也蓋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故曰我生之後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作于詩亡正以此也後儒言春秋奬五霸失兔爰之意矣

古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毛公曰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說曰朱子改爲民去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自作蓋誤解謂他人父爲稱他人爲父非也詩以葛藟比兄弟綢繆葛藟生于山不生于河水在河不在山以比兄弟望潤澤而不得也兄弟相親以父母同也不顧兄弟卽是不顧父母謂他人爲父母也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所謂怨而不怒也如朱說流民適異國呼他人爲父母則文義鹵莽甚矣

古序曰采葛懼讒也

說曰朱子改爲淫奔者託以行指其人而思念之非也一日三秋韓愈所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說也若以爲閨思是委巷之言也讒口傷人每乘其間隔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誠可以直通羣小有所畏而不敢小人譖君子必伺其間隔蓋君子易退而難進是以孟軻致主憂十寒于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

出沐而後上宫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是類與始以爲淫奔之辭失之千里

古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毛公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說曰朱子改謂周衰大夫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非也當時若實

有此大夫則此詩之作為無謂矣謂為刺之
而非惡也謂為美之而非賢也奚取而歌焉
子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聽訟吾猶人必
也使無訟聞車聲而恐見服色而懼古之大
夫猶能聽訟今之大夫聽訟未能是以為刺
古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毛公曰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為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不來而
疑之據詩中留字解非也按留人姓也古者

因士錫姓中州有陳留漢有留侯通作劉晉士會奔秦反而其子有留秦者遂爲劉氏國策云處者爲劉春秋周大夫有劉子卽其族也今加作者殲汗之名失聖人删定之旨謂序說無據朱又何據謂國人思賢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留之者則醜惡而不可道矣

詩序說卷之二終